



# 鄭如絮 小姐

閩南語 · 短篇小說 · 社會組

第二名

得獎作品

## 阿雲姨仔

### 得獎感言

掖文化的種子，用綿爛的文字做肥底，頂真的墨水，沃出母語上孃的花蕊。

## 阿雲姨仔

南風勻勻仔落軟矣，有入秋的氣味，秋清的涼風掖入窗仔內，含帶略略仔的生冷。

天色欲反暗矣，秀麗又閣聽著熟似的枋仔聲，砣佇紅毛塗頂懸，砣咧砣咧。聽起來，有一款礙虐的聲調，天若暗，阿雲姨就會出來行踏，瘦瘦恹恹的身影，擰一支強欲佻伊平懸的枋仔，沙微仔沙微的路燈炤佇烏殍的衫仔褲頂面，彼个形影看起來，有一款暗甍陰冷的感覺。

阿雲姨誠少參人交插，拄著熟似的，極加是頓頭爾爾，罕得佻人講話。秀麗總是好玄佇窗仔口影咧影咧。

幾若擺問阿母：「阿雲姨哪會遐怪癖。」阿母攏共秀麗睨，順繼用指指揆伊的頭額，喙裡那唸：「囡仔人有耳無喙。」

規半冬，探聽袂著佻阿雲姨怪癖有底代的線頭，毋過不 sám 時行對路口過，攏會聽著厝邊兜，彼陣阿桑佇遐嗤舞嗤吡，敢若咧講阿雲姨的閒話，見擺刁工共跛步放予慢趨，耳仔摸予長長長，看是毋是會當承寡話鬚，消解心內的懷疑。

彼工，阿爸工課做煞轉來厝裡，一入門那斟滾水喙那唸：「路口彼陣食飽傷間的查某，十喙九尻川，串講攏是別人的閒仔話。遐的久年代，猶是餹袂煞，閣再講阿雲雖罔怪癖，佻 in 嘛無底代，愈講煞愈毋成樣，共阿雲仔講甲敢若鬼，有較超過寡矣。」

秀麗揸咧門後，聽甲耳仔覆覆覆，阿爸雄雄出聲，共秀麗掣一趨「覘咧遐創啥？幾歲查某囡仔爾爾，覘咧承大人的話鬚，另日，毋通學遐的老查某，一支喙敢若雞母尻川。」

秀麗知影阿爸是咧教示阮莫做「長舌婦」。自按呢就無啥敢提起阿雲姨的代誌。

一工拆過一工的日誌紙，好玄的心綴日子薄去，共心神困咧課業，阿雲姨的代誌咧頭殼內勻勻仔坐清，一寡仔感覺奇怪的，嘛成做是耳空邊的日常，砧咧紅毛塗的枋仔聲，嘛聽甲麻痺麻痺。

東北風開始咧路頭路尾咻咻叫，袂輸是「霜降」雄雄對日誌內趟出來，天若反暗，逐家就關門門戶，街仔路恬甲敢若暍去。聽候時間若到，枋仔聲就閣砧咧砧咧。砧過窗仔口，秀麗嘛擺慣勢慣勢，袂閣覷咧偷影矣。

有一工暗頭仔，應該是阿雲姨出門轉來，彼陣，拄著過冬後的熟人欲考高女，攏守蹠房間內綿精讀冊，拄搪讀甲欲盹龜去，彼支熟似的枋仔聲，恰四常的聲無啥全，繼落聽著一陣細細聲的哼呻，緊共窗仔掙一縫探看咧，看著阿雲姨倒佇塗跔 peh 袂起來，緊猛走出共插起來，怦怦喘問：「阿雲姨有要緊無，敢有去傷著？」

阿雲文文仔笑：「無要緊啦，今都有歲矣，生成跔手較慢鈍，雄雄反寒，衫加穿寡，煞敢若阿不倒仔，枋仔拍交落，跔頭跌袂接力蠅落去，仙控嘛控袂起來。」

秀麗頭改恰阿雲姨遮爾倚相對看，阿雲姨瘦罔瘦，斟酌看伊的面模仔，喙目鼻攏真陵，少年的時生張應該誠婿，盍會予人講甲「人無像人，鬼無像鬼」的閒仔話。

秀麗誠細聲問阿雲姨：「我插你轉去厝裡好無？」

阿雲微微仔笑共頭頷咧，秀麗順勢共手伸予伊扞，兩人勻勻仔行到厝裡。

阿雲姨厝內的電火足細葩，敢若是三燭光爾爾，插伊迤過戶櫳，秀麗越頭相著一隻細隻桌仔，頂面祀一塊神主牌，心肝際幾若越，撲撲恂袂輸咧搦大鼓，緊猛恰阿雲姨相辭，好玄的心使弄目神，略略仔眼一下，三燭的光線炤佇神主牌仔頂懸，感覺特別影目恰陰冷，目尾眼著刻踎頂懸的名「劉玉雲」三字。秀麗的心臟險險對喙裡從出來，跔尾齊冷，毛管規个夯起來清汗直擗。「彼--母就是阿雲姨家己的名？」盍有人猶未過身，咧祀家己的神主牌仔？秀麗規个頭殼擺楞去，落尾按怎轉去到厝，嘛袂記得。發現這層譴損，秀麗連講嘛母敢講。

自彼工了後，秀麗就母敢閣探頭好玄矣。為著無愛予枋仔聲影響讀冊的心情。

秀麗央求阿母：「拚考試進前會使先搬去阿媽遐躑無？房間的窗仔較倚路口，人來來去去傷吵，讀冊擺無法度注心，真驚綿精咧讀，煞考無牢，人生就烏有一半。」過無幾工 in 老爸就踏鐵馬共秀麗載去阿媽遐。

目 nih 仔起南風矣，沓沓滴滴的黃酸雨予人感覺誠刺疫，幹輾轉五日節隨到，天氣那來那燒烙，四界齊焦鬆起來。

莫怪古早人咧講：「無食五日節粽，破裘毋甘放。」熱人有影到矣，也就是考試欲倚。好佳哉，這站仔綿精咧讀，總算無予序大人失望，考牢離厝裡上近的省立高女。自按呢就對阿媽遐搬轉來厝裡。

學校離厝無蓋遠，行路二十分臨臨仔，秀麗袂曉騎鐵馬，只好步輦來回，欲去學校會行過一板隱疍橋，聽講是日本人殖民時所造的橋，秀麗誠恰意彼枋橋，逐工散學擺會踎橋頂小延延一觸久，看溝仔墘的暗光烏猛掠的喙尖咧啄魚仔，略略仔躡跔尾，看對遠遠的港口，就會當看著外國來的船隻，拋碇歇咧碼頭邊，一半擺閣會拄著金頭毛的外國船員，咧橋邊來來去去。

開學無佸久就攢欲月考，愈倚近考試，學校較晏散學，熱人日時較長，天色袂講蓋暗。規

半個月，神經線攏絞纏，總算共頭擺月考考煞，心情齊鬆弄起來，散學時沿路那行那唱歌，幌來到隱疍橋，目神向對港口，看著遊輪咧放樓梯，袂輸看電影全款，心內下一个小小的願夢，向望有一工會當坐船去國外讀冊佢迢迢。

天色寬寬仔暗落來矣，緊猛對橋頂行落來，雄雄看著一个熟似的形影，阿雲姨坐踎港墘的石椅條，一个人托彼支柺仔，佇遐惹惹唸，閣若像佢人咧講話，斟酌共看，確實是一个無母著。這個奇怪的現象，好玄的心閣開始掉盤。參阿雲姨目神相拄，伊笑笑頷頭。雄雄彼塊神主牌的影跡對腦海裡閃過，規身軀雞母皮攏夯起來，緊猛頭犁犁走轉去厝裡。

會記得才入高女爾爾，連鞭隨入秋矣，日頭愈來愈短，佇橋頂摸飛袂當拖傷晏。阿爸不時詬詬唸：「查某囡仔人，散學無隨轉來，是母通學人規嚟規黨做母成查某囡仔。」

秀麗共阿爸應：「我讀冊都袂赴矣，佢來冗剩時間去連回，是咧橋頂看光景爾爾。」

越頭對阿爸講：「散學時定定拄著阿雲姨，家己一个人坐踎港墘的椅條頂，咧遐惹惹唸，盍會遐爾仔奇怪？」

阿爸怙目尾掠秀麗瞭一下，「查某囡仔人有耳無喙，冊讀予齊勻就好。」秀麗咧想，這層代誌正港有祕密。無逐家袂遐爾仔禁忌。

日子一工過一工，連鞭入秋矣，讀冊的壓力不止仔大，為著莫予序大失望，攏真綿精咧讀。隱疍橋是秀麗樂暢做夢的世界，慣勢對阿雲姨坐的彼搭，用目尾瞭一下仔伊的形影。

彼工拜六秀麗散學時，行過橋頂瞭一下仔橋跔，發覺阿雲姨的影跡若像幾若工無看著。嘛無講真要意就幌轉去厝裡。

一入門，秀麗就聽著阿爸佢阿母咧開講：「彼个阿雲破病幾若工攏無出門，昨昏檣頭做煞，有幹對 in 兜門跔口過，三燭光炤咧窗仔門，猶有影著烏影咧振動，應該是無啥代誌啦！」

翻轉工歇睏日，秀麗趁阿母無注意，緊旋出門，小可仔掩揜對阿雲姨厝裡去，心肝頭掛意，毋知伊人敢有按怎？毋過好玄猶是占較大部份，輕輕共搥門，阿雲姨開門看著秀麗，歡頭喜面喊講緊入來。這改伊共大葩電火點著，雖罔神主牌全款佇遐，可能較光的款，陰冷的感覺煞薄去。

阿雲姨開喙：「你叫秀麗著無？定定聽恁老爸咧講，講你誠 gâu 讀冊，今仔日哪會來厝裡？」

秀麗淡薄仔膽膽細聲講「無 -- 啦！啊都聽阿爸講你人無啥快活，想講欲去同窗遐，順路幹來看覓咧，你身體敢有好勢好勢？」繼咧用目尾偷眊桌頂彼塊神主牌仔，阿雲姨敢若知影秀麗咧想啥。喊伊揣所在坐，秀麗盡量離彼塊礙虐的神主牌仔較遠咧，阿雲姨誠好禮，斟茶閣攢四秀仔，有意無意欲留我踎厝裡開講。

阿雲姨講：「不時聽恁老爸咧講你，乖巧閣捌代誌，來厝裡坐我真歡喜，你參恁父母全款攏足好心性的，逐家攏離我遠遠遠，共我當做妖魔鬼怪，干焦恁厝裡無禁忌，定定來咧看頭看尾。」

「窮實講，早前有影發生寡仔儂講的譴損代，懸輩的參全沿攏知的，是恁少年仔毋知，總講毋是啥好代。囡仔人毋通遐好玄，若欲講起，會共你拍驚著。」

秀麗開喙：「雖罔無膽仔無膽，嘛小可仔驚驚，毋過，你哪會變按呢？一定有足濟內情佢委屈，彼日看著神主牌，有影雄雄著生驚。毋過，今仔日甲來矣，就是食好膽藥哲膽矣！我有影是足好玄，你的代誌連阮父母嘛無啥愛提起。」

阿雲姨頓蹬一睏，喘一个大氣，聊聊仔對秀麗講起彼段過去，「十八歲彼冬熟 -- 人，綴

tshit-thô 伴去海裡泅水，啥人嘛無法度料想的意外，予我的人生變甲烏天暗地，總講是這世人拚袂離的劫數。」

熱人日頭較長，逐家要甲無想欲煞。上尾逝泅出去，天色略略仔反暗，緊猛翻頭泅轉來沙埔，煞去碰著一撮烏 lù-lù 的物件瀟倚來，掠準是水流屍予海湧拍入來，驚一趔緊泅上岸，雄雄想著阮阿兄捌講過，若拄著歹物仔，愛並伊較歹閣共唱聲，才袂予創治去。我誠拚勢閣泅落去水裡，毋知佗來的戇膽，泅倚去共彼撮烏趔趔的物件拖過來。一下捎倚來，煞是一 bong 烏仔岫，當時感覺是家己拍生驚家己，喙裡那詈那 khùt，共彼 bong 烏仔岫拆甲碎糊糊，捎咧四界烏白揖，緊猛泅轉來岸墘，peh 上海沙埔了後，人煞無講無咀，死死昏昏甍倒咧沙埔。

「自彼工起，規個月的時間，攏無啥知影人，神智嘛茫茫渺渺。性命踏咧陰陽界線，參閻羅王咧摸大索。」

所發生的代誌，是我精神了後，厝內講予我聽的，也就是按怎會家己祀家己神主牌的起頭，這層代誌舞甲真大齣，路頭路尾通人知，是足陰閣譴損的禁忌，逐家閃避無愛佻我交插，傳寡不答不七的閒話，五十冬矣，嘛慣勢矣，遐的歹聽話就隨在人去講。

阿雲姨越頭看秀麗「你敢有膽頭閣聽落，恁序大是街仔內對我上無禁忌的人，是恁阿公在生有交代，愛 in 共我看顧。彼當陣，出代誌的時，恁老爸猶誠少歲，就像你這馬全款，攏是覘咧承話鬚。」

恁阿公佻阮老爸是老朋友，有代誌攏會相榷。規條街干焦恁厝的人，無共我看做「像鬼的人」，你敢真正欲閣聽？若膽頭無在，會共你嚇驚著。秀麗頭搖搖咧，吞一个喙瀾，大膽出聲：「阿雲姨做你講，我膽頭有夠在的，袂驚啦！」阿雲姨看秀麗講甲遮爾仔認真，決心欲共彼層做譴損的老古講出來。

阿雲姨淡薄仔食力，拖一條椅仔，喊秀麗坐倚來，喘一下大氣，目神看向窗仔口，聊聊仔講起彼層往事。

彼日我上沙埔，就母知人矣，送去病院裡，先生講無啥症頭，凡勢是逼熱著痧爾爾，tshuā轉去歇暍，痧副副咧，予汗摒摒咧，囡仔人連鞭就活蹦蹦矣。

千算萬算，母值得天一劃，代誌無遐爾仔簡單，阮老爸差不多城內有名的先生攏請透透，較醫嘛無啥會精神，母但按呢，便若暝尾就開始哼呻，喙裡閣烏白喝寡有的無的，人是愈來愈無對同，隔轉工，規个人鬚頭鬚額，衫仔褲離離落落倒佇眠床跔。

爸母便若問，我攏足驚惶，喝吼講，暝時有一个查某人，面模看袂清楚，直直共我摸搦，講欲揣我討命，講是我害伊三魂七魄鬥袂倚，無法度掠交替，閣去重出世，欲掠我去佻伊做伴。阮爸母相對相，想講我破病甲精神走精去矣，捎咧亂使講。

天跔下爸母心攏相仝，人咧講：「也著人也著神。」開始四界大廟細廟拜透透。我全款一日並一日閣較無神魂，厝邊頭尾攏講我起瘡矣。

拄塘恁阿公出面來咧講：「囡仔敢會是去予歹物仔煞著，醫生嘛揣閣揣，問神拜佛請透透，規氣倩一个司公仔來鉸鉸咧，收驚看覓，無的確會較好勢。」

阮爸母聽聽咧，感覺有道理，落尾請紅頭司公來厝裡鉸規晷，講是去卡著陰的，有一个司公道行較深寡，講這個無形的歹物仔誠惡，真儂處理，凡勢是欲愛恁查某团的命，通常卡著這款枉死的，欲投胎討命的，若無舞甲對方性命烏有去，是趕袂走的。

司公對阮序大講：「這馬暗暝欲暍時，先共人藏咧尪架桌跔，有神尊咧護，歹物仔母敢倚去共凌治，母過這是暫時性的，猶是無法度解故根本。劉先生誠失禮，我道行無到遐，這攤趁你袂倒，恁猶是緊猛揣較懸坎的老仙的來處理，看有望無？」

規個月，有步變甲無步。阮老爸走去揣恁阿公鬥主張，落尾恁親情報一个老仙的，聽講，精通奇門遁甲的茅山術，攏咧收拾這號歹物仔，這馬咧山裡隱遁，準若會當央請伊落山來處理，無的確會有救。

央託人去探聽所在，恁阿公陪阮序大對山裡去請老仙的，三个人有喙講甲無瀾，老仙的予誠意感動。共阮序大講，伊欲先攢寡辦事用的物件，明仔早起才落山對恁厝裡去。

翻轉工仙的準時到位，阮序大本底嚟嚟越的心，這暍才恬靜落來。老仙的共四箍圍暫暫巡巡咧，閣共我看看咧，問講代誌發生佹久矣。阮爸母按泗水，拄著烏仔岫，上沙埔，到今所發生的情形，一項都無落交詳細交代清楚。

老仙的敢若未卜先知，越頭講：「代誌愛趕緊操辦，閣較慢寡，囡仔的性命驚會烏有去，現此時，聽我的吩咐落去攢。」阮序大人到今嘛舞甲戇神戇神，死馬做活馬醫矣。

老仙的坐踎八仙桌邊，誠慎重講：「這個囡仔，現此時，身魂已經行到奈河橋邊，照我規半世人辦事的經驗，囡仔是去觸著歹物，也就是人講的（掠交替），本底亡魂有提閻羅王的令牌，欲出來掠交替重出世，煞去拄著令千金共附咧烏仔岫的魂魄，拆甲三魂七魄散了了，這馬魂魄做袂倚，亡魂定著毋甘願的，只好揣恁查某团討命，就是愛一命換一命，到今恁查某团是非死不可。」

阮阿母聽一下，頭眩目暗煞蠅落去，共仙的講：「想講舞遐久矣，央請你落山，看有救無？煞白舞一攤，阿雲的命全款擲咧閻羅王的指頭縫。」

阮爸母無惜面底皮跪落來叩頭央求：「拜託咧，愛共阿雲的命救轉來。」

仙的倚起來，共阮爸母牽起來，這改落山就是欲來救人的，不而過，這擺誠慝處理，亡魂是請旨來凡間掠交替的，三魂七魄煞齊散去，毋但無法度投胎重出世，煞成做孤魂野鬼，怨氣誠

重，若無共阿雲舞甲無命，是袂煞戲的，恁照我的吩咐去備辦，賸的就恬恬看，毋通加話。這層法事要操辦一禮拜，會過關袂過關，就愛看阿雲的命底造化囉！這馬先攢一身參阿雲平大漢的草人，現此時，先共阿雲徙去尪架桌跔暍，按今仔日起草人做阿雲的替身，暍躡伊眠床，逐工我擺會佇咧房間內起壇辦事。

恁阿公參阮爸母嘛母知影，老仙的是欲按怎共我的命換轉來？

阮爸母恬恬仔去攢物件。共我徙去尪架桌跔暍，老仙的特別吩咐，袂當咧我面頭前叫我的名，這陣房間內的草人變做是我的替身矣。

阮厝裡開始關門閉戶，掙一半的窗仔門，予拄才趕到位的東北季風，涼風輕微躡迴內外，布簾仔飛咧搖咧！厝邊頭尾指指揆揆，用看戲齣的目神，對窗口的布簾仔縫，偷偷仔影咧影咧。嗤舞嗤吡的歹聽話，無擲節的咒讖，聲聲句句像 liô 割爸母的刀，強欲火化的心神，暍日閣礮簽一擺。

倒跔尪架桌跔的我，耳聾內聽著序大喘大氣的無奈，進無路退無步，有神拜甲無神，神魂猶是咧奈河橋頭參孟婆揲擲，彼本生死簿，判生抑是判死無人臆會著。

房間內老仙的起壇，鉸仔唳唳寔：「阿雲轉來喔！阿雲轉來喔！」序大看甲霧煞煞心內咧想，仙的毋是欲救阿雲！盍會無去鉸倒咧尪架桌跔的阿雲，顛倒是跔房間內對草人咧辦事，疑問閣毋敢加問，序大咧房間外貓貓繩，聽候仙的出來，看伊共門輕輕仔關起來。

仙的越頭講：「劉先生，代誌拄才開始，莫傷緊張，心情放予恬定，愈恬定代誌會愈好辦。到暍尾時，毋管聽著啥聲擺激恬恬，明仔載卯時了後，才入去房間內整理，這陣慢且探頭。」

翻轉工，阮爸母輕手跔跔共房間門揀開，看一下掣一趟，彼身草人規身軀衫仔褲，離離落

落跋咧眠床跤。

仙的講：「下晡法事欲閣起壇，恁攏莫講話，照我吩咐去做。」

仙的擲水筆咧紙頂寫兩字「騙鬼」，用指指比講「毋通出聲」，這陣阮序大才略略仔知影咧變啥齣頭。

仙的這棚「偷天換日」的戲齣，踎這間厝內搬一齣「騙鬼」，勻勻仔展開陰陽兩界的掙拚注，我的神魂生死未定，猶咧這注內面抽籤卜卦。人咧講「食著藥青草一葉，食毋著藥人參一石。」這帖陰陽符樵撼我一世人苦楚的身命。

秀麗聽著阿雲姨，滇喉顛鼻的聲調：「阿雲姨，你若感覺講著心肝會艱苦，無就莫勉強家己閣想起較早。」

阿雲姨掠秀麗看一下，「你聽甲會驚著無？若準會驚，我就莫閣講落去，免得你驚心。」

秀麗應聲：「袂驚是騙人的，毋過我猶是足想欲知影頭尾，拄才是看你滇喉，心咧艱苦，阮做下勻的，煞毋知欲按怎安搭你的心情。」

阿雲姨共茶甌斟滇，淋一喙水，目神親像看對遙遠的彼冬，稀微的聲調繼落去講：「佇尪袈桌跤的我，三工了後，略略仔清醒起來，想欲出聲問阿母，我若會暈咧遮？」

厝裡的人敢若著生驚全款，阿爸出手共我的喙掩起來，叫我毋通出聲，我戇神戇神捎無頭摠，用垂神的目矚看向阿爸佻阿母，彼禮拜，我攏咧神明廳彼箍圍行徙，敢若啞口的，攏聽著房間內佇鉸鉸叫，三不五時聽著阿母咧我房間內哭呻，這齣戲到底咧搬啥？我嘛毋知，恬恬覷咧神明廳，聽候代誌的結尾。

第五工透早，目矚內所看的，是厝內欲辦喪事？亡者竟然是我？草人穿我的衫仔褲倒踎眠床頂，眠床的頭前，設一隻靈桌，誠僥疑為怎樣欲替我辦喪事？我毋是猶閣活咧？抑是我已經死矣？自醒來到今，攏毋敢烏白出聲，干焦恬恬看大人佇遐變魍。

第六工彼暝我聽序大咧房間內喝咁我的名：「雲仔，你哪會遮爾雄，按呢就放揀父母做你去？可憐的查某囡，你哪會遮爾仔歹命。」規齣戲敢若我正港死矣。

第七工過晝後，仙的共司公鉸仔拎咧，那行那鉸，草人用草蓆仔包咧，序大叫阮兄哥共草人捐咧，幾個厝內的人跟綴仙的到隱痾橋跤，鉸仔那鉸，喙那唸咒語，吩咐阮序大踎港墘的塗跤，舖罩滇滇的銀紙，共草人囡躑中央，聽候時辰若到共銀紙點著，火愈來愈猛，一觸久仔草人就燒做焮，較無禁忌的人圍一輾，佇遐看戲兼嗤呷閒仔話。

仙的踎港墘寫一塊初靈的神主牌，沿路鉸轉來到厝，吩咐共神主牌祀起來。喘一个大氣：「現此時的阿雲仔今就死矣，後手恁愛服侍這塊神主牌，連阿雲嘛全款愛綴咧燒香點火。準若，七七四十九工後，囡仔精神會勻勻仔回魂，才閣共身體調養起來，按呢這齣稻草人替死的代誌，才算真正完滿。服侍的神主牌，日後愛綴阿雲後半世人，這馬，彼个無主的孤魂掠準阿雲死矣。這齣是起用奇門遁甲的茅山術（偷天換日），用草人化身阿雲佇港墘火化，就是予孤魂知影，已經是一命換一命矣！後手人生的六字變化，就愛看隨人的造化囉！」

佇序大調養下，精神寬寬仔恢復。毋過愛服侍神主牌，猶閣是家己拜家己的怪代，序大千姑情萬姑情，姑不而將，逼家己去應允這號怪代，自彼時開始，厝邊的閒仔話，像風飛沙全款，不時就颺颺飛。

目 nih 仔，嘛到招夫配婿的年歲，便若有人來講親情，探聽著彼層譴損，親情無一擺講會成的，時間一日過一日，拍莓的花蕊勻勻仔焦焉，成做眾人恥笑的老姑婆，查某囡仔的青春夢就按呢埋咧塗底，底當時會閣暴穎見天日。這身軀是毋是有影猶活咧，敢真正是家己的身軀佻靈魂？抑是有兩條靈魂咧觸纏？

言語的損蕩佻剛洗，予活跳跳的心，煞成做失去倚靠的孤帆，序大過身後，兄弟姊妹分佻財產，共這間上細間的老厝分予我。規陣講：「阿雲你家己一个人咧躑爾爾，阮逐家攏一家一

業，厝愛較大咧，若錢的部份大孫雙份啦！後擺你若老，嘛是愛阮逐家的序細鬥看顧。」我嘛知影 in 攏欲占贏，為著彼層鬼仔代，逐家攏感覺參我做伙會衰。怨感嘛綴時間慢慢埤平，總講「一人一家代，公媽隨人祀。」

了後家己趁家己食，為著彼層譴損，眾人 tshak 耳的話屎，致使我盡量佻人淺交，共耳聾仔放予較重咧，日子一工過一工，嘛慣勢孤單寂靜的生活，食到這把年歲矣，性命綴日子薄去，人情世事嘛薄去，記持早就坐清。幾若十冬毋捌共這層代誌提出來餹。

阿雲吐一下大氣，共秀麗的手牽倚來：「今仔日，拄擔咱有這個緣，你閣遮好玄，講起來，這是我佻恁兜三代人的緣份，恁阿公嘛是救我的恩情人，恁老爸對我的尊存，予我足感心。猶閣有你這個好玄的查某囡仔，恁來日頭光，焔燒這個老孤屨的心，故事結尾矣，敢有共你驚著？」

秀麗頭搖咧：「阿雲姨，袂啦！我一點仔嘛袂驚，顛倒知影這層揜貼的譴損，對你閣加寡仔親切感，無像較早毋知頭毋知尾捎咧烏白臆，家己嚇驚家己。」

天反暗矣，阿雲趕秀麗緊轉去厝裡，毋通予序大操煩。阿雲共秀麗牽咧迤出戶櫳：「若歇暍日，較捷來佻我開講。」秀麗頭頷咧，共頷頸伸出去眇看路頭路尾，免得阿雲姨閣予人講閒仔話。

讀冊的日子，要求家己愛較頂真，這是對序大上好的交代。自彼日參阿雲姨開講過，心內對伊有淡薄仔毋甘，散學便若行過隱痾橋，看著阿雲姨攏會共伊攞手，伊嘛會笑笑頷頭，日子佻平常全款。

有一工，我行過隱痾橋，猶原躡跂尾咧看入港的大船，有啥無全的景緻無！

彼工較晏下課，天色略略仔反暗，跂步較大伐行過橋頂，慣勢對阿雲姨常在坐的，彼條椅

條看一下，不時，看伊一个人佇遐哲哲念，閣親像佻人咧講話，好玄的症頭閣夯起來，細細膩仔行倚去：「阿雲姨你家已坐咧遮哲哲唸，毋過看起來，足成參人咧講話？」

阿雲笑笑共秀麗叫倚來坐咧椅條邊，用略略仔梢聲的聲調：「自彼冬草人做替身佇遮化火，代替我去（騙鬼），毋過我攏感覺彼个孤魂，全款猶閣咧港邊遛，並無去投胎出世，準若彼工，予伊順序掠交替，無的確兩個人攏重出世矣。我逐工坐的這位，就是彼冬燒草人的所在，真向望用我的命換伊重出世，免得一世人，人毋成人，鬼毋成鬼，寂寞咧過日子，總講，千算萬算，袂赴天小可仔撫一下。我攏佇遮聽候伊轉來揣我，來完滿我這世人的考驗，會使冗早彌補對魂魄的彼份虧欠。

秀麗佇課業的壓逼下，對阿雲姨的代誌寬寬仔放下，日子咧過真緊，敢若，轉一下幹爾爾，三冬的高女生活，像掀簿仔紙全款，掀咧掀咧，連鞭就出業矣。佇鳳凰花蕊開甲紅紅紅的時，共規陣吱吱喳喳的厝角鳥仔送出岫，展開幼茁的翼股飛向未來，赤焱焱的日光袂輸是阿母佇大廟裡，為我所點的光明燈，炤出溫度參光彩。

國立大學的門斗，佇遠遠的所在聽候我躑過。彼个熟人，序大人掀開放榜的報紙，目睷金浩浩，聊聊仔繩我的名，是毋是有佇頂懸，雄雄一陣喝咻聲，阿母含帶目屎那喝閣那笑，考牢矣啦！謝天謝地，阮秀麗仔考牢矣啦！三个人歡喜甲摺咧也笑也哭。

欲離開厝裡，去大都市讀冊，歡喜憂愁濫一半，自細漢就毋捌離開爸母身邊，雄雄欲離開序大人去躑校寮，干焦怙想的，嘛知影 in 的心情，物件那款目屎那流，擰頭看窗仔口，日頭欲落山矣，想著後擺無通捷捷佇隱痾橋頂，看日頭輾對船後，勻勻仔沕落水面的景緻，這條橋的光景，予秀麗對未來充滿嬌嬌的夢想。

捎一領外衫疊咧，行對隱痾橋頂，恬恬數念高女三冬，佇遮看日頭落山，聽海湧咧拍撲仔，海風吹出在地溫暖的芳氣，暗光鳥斜落港墘，目神綴鳥隻身影巡過去，彼條熟似的椅條，雄雄想

著阿雲姨，一個人孤單惹惹唸的形影，今都欲去都市讀冊，該當愛去佢伊相辭一下，後擺無通捷去陪伊開講。心肝頭煞感覺酸微仔酸微的毋甘，家己嘛毋知按底時，對阿雲姨有一份深深的惜略佢尊存，閣再講，伊對我的疼惜，無像外口人講的，冷閣陰的性地，佇參伊接近了後，深深感受伊的善良佢慈悲。

行咧行咧，三彎兩幹行到阿雲姨的門跤口，輕輕仔共拚門喝聲：「我秀麗啦……！」聽候一觸久仔，想欲翻頭轉去，才聽著阿雲姨咳嗽的聲，伊共窗仔掙一縫，頭小探咧，看著是我，趕緊共門拍開，喊我入來坐。隨緊猛斟茶，那斟那講：「秀麗，今仔日哪會雄雄來，我這兩工，人小可仔感著，攏無出門，看著你來足歡喜的，感覺症頭好一半較加矣。」

秀麗笑笑仔共茶甌接過手，「阿雲姨，我閣個外月就欲去都市讀大學，到時愛躑校寮，無通捷轉來，嘛無法度定來參你開講，今仔日去隱痾橋遐，無看著你，才幹來厝裡共你講一下，嘛算是相辭，後擺你若咧橋趺坐，就愛冗較早轉來厝裡，若無我咧他鄉外里會掛心。」

阿雲姨頭犁犁聲音艷艷：「秀麗免煩惱啦！今規半世人攏孤獨慣勢啊！無啥要緊啦！毋過，話閣講倒轉來，這站仔攏是你咧陪我開講，講寡外口的笑諛予我聽，閣陪我啣茶啖糝寡有的無的，予我心情加真鬆弄。頂日就有聽恁老爸咧講你考牢國立的大學，彼是真無簡單的代誌，你就愛較綿爛讀咧，為家己爭取一條有向望的光明路，我替恁父母歡喜，嘛共你祝福，向望你閣較出擢，後擺通致蔭門風，毋通像我一世人烏烏暗暗咧過日。」

阿雲姨雖罔喙裡講甲足輕鬆，秀麗感覺會出來，伊心肝頭的艱苦，倚去阿雲姨邊仔，「我若歇暍日轉來，就會來佢你開講，講寡外口的笑諛予你聽。」

這陣阿雲姨共薄薄的外疊鈕仔啟開，對衫仔內摸一條幼幼的絨鍊，剝落來罔咧我的手裡：「秀麗，阿雲姨干焦孤一個人爾爾，無啥通好掛心，顛倒是你，欲離開厝裡，去外鄉讀冊，家己愛顧予好勢，這條絨鍊是一尊玉仔刻的觀音佛祖，當初我險險無命時，阮老母拍予我保平安的，幾若十冬矣，雖罔我身體無蓋勇，毋過菩薩常在保庇我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無事，今仔日共這條鍊仔掛咧你額頸，嘛祈求菩薩保庇你咧他鄉外里，平安順序，讀冊進步提頭等。」

參阿雲姨袂輸十八相送咧，目屎涌涌滴，無形中粒積起的感情，誠僥講的心酸喉滇。恬恬共伊對我的關愛恰疼惜，囡咧心肝內，頷頸彼條幼鍊仔，好親像阮兩個人牽挽牢咧的緣份。

人講：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。」

秀麗展開翼股飛向未來，有序大惜略的毋甘，閣有恰阿雲姨僥咧講的感情，一項一項攞款囡咧行李內，貯滇溫暖的關懷，陪伴我行向眾人所向望的未來。

大學的新生活，大都市無全款的步調，感覺緊張閣新奇，除了用心咧課業頂懸，為著欲減輕序大開銷的壓力，我暗時恰假日攞去餐廳做工讀生趁寡所費，日子佇無閒中，過甲誠塾實嘛真快樂，為著欲儉寡車來車去的開銷，轉去厝裡的時間，個外月才一擺，便若轉去厝裡，我攞會閩縫去揣阿雲姨開講，伊彼塊神主牌，猶原祀甲好勢好勢，早就慣勢恰伊相對相。日子按呢來來去去過了特別緊。

「時間像行流水直直流去。」

「日子敢若拆竹箬，一勻過一勻。」

彼暗拄著大節日，工課無閒甲傷忝頭，倚著枕頭緊緊就落眠矣，暝裡無張持予夢觸醒，「夢中阿雲姨坐躑港墘，人瘦甲見骨，一糊血水對喙裡淳出來，淳對港墘，恰落嶺的紅霞濫做伙，海水隨變甲紅記記，彼身倒佇塗跣著火燒的草人雄雄倚起來，共阿雲姨摺牢咧，彼葩猛火共阿雲姨規個人吞食落去，變做一粒火球掉落港底。

夢裡著生驚，自按呢煞精神，規身軀摒清汗。敢會是阿雲姨出啥代誌？無哪會，無代無誌做這號惡夢，感覺誠稔吉兆，沉重的課業恰忝頭的工課纏絆牢咧，心內足想欲拚轉去厝裡一逝，彼暗學寮窗仔口的風 huh-huh 叫，特別噪耳，親像彼冬阿雲姨的枋仔砵咧塗跣全款，心內一直

無法度恬靜落來。

時間攏是參人咧對拚，愈想欲趕緊轉去厝裡，工課佻課業煞敢若拍結的貓仔毛，捋袂開慳消啟，延延欲轉去厝裡的時間，過欲規個月，才揣有閩縫的時間，轉去看阿雲姨，看伊人癢癢懶懶仔，精神無蓋好，心內真掛意，「阿雲姨你敢是人咧無快活，若真正無爽快，會記得緊叫阮阿爸鬥相共。」

「秀麗，你哪會雄雄轉來」阿雲姨懷疑咧問。

「頂日仔，暝裡做一个怪夢，夢見你予紅霞佻草人的紅火吞食去」秀麗照實講。

「囡仔人未曾未就厚操煩！準若有代誌欲發生，彼嘛是我註好好的運命，顛倒是你，家己愛顧予好勢，工課毋通傷忝，學業愛跟予牢，毋通無細膩，予學校共你落第。按呢就無彩工。」

秀麗聽甲心肝頭足艱苦的，共阿雲姨攪咧吼，心若像針咧搥，講袂清的疼心，兩個人按怎嘛想袂到，這是上落尾的相見。

阿雲姨一再的安搭佻惜略的話語，予秀麗摺咧心肝頭的大石，才寬寬仔放落來，繼續咧工課佻課業中從來從去。

緊快的跛步，佇無張持當中，四冬的大學生活，目nih仔嘛來到第四冬的尾溜，欲倚年兜矣，熱怱怱的心綴火車咧行，沿路親像聽著厝裡溫暖的呼叫聲，嘛鼻著阿母煮食的芳味，閣有彼个無依倚上疼惜我的阿雲姨，車窗外一重一重倒退摠的景色，敢若咧放影片，內底有我離鄉幾若冬，閣摻濫較早重疊的一切，故鄉的喝叫聲，陣陣牽挽心情，雄雄感慨誠深，佇他鄉讀冊工讀趁食的

生活，予我一目 nih 成做大人款。

年過了後，熟人到位時，就欲對大學出業，閣一改開啓無仝的路程，頭殼內欲思考的方向絞甲密粥粥，火車內的放送頭咧播送「火車倚站矣，欲落車的旅客，毋通袂記得家己的行李……！」共行李拈咧，那行那看，這幾冬來來去去，誠少頂真去看故鄉的改變，歇倚咧港口的船隻敢若並早前閣較大隻。路嘛加真開闊，目矚前彼座隱痾橋，全款老神在在佇遐，常在坐咧橋跤的阿雲姨，最近毋知有好勢好勢無？行李箱仔囡有欲孝敬父母佢阿雲姨的伴手，市內上出名的雞卵糕。

年欲倚矣，四界攏加真鬧熱，閣無幾步路就欲到厝矣。門口序大燒烙的目神，一觸久仔就共我箍纏纏。

阿爸的薰嗽聲：「查某鬼仔 gâu 拖沙，等甲飯菜攏冷去矣，恁老母兩蕊目矚佇遐貓貓繩，一个門強欲予掙害去。」阿爸喙裡雖罔齧齧唸，猶是掩袂牢歡喜的面容，無啥物會當比並，這陣厝內的溫暖。共行李內的物件提提出來，繼喙問阿母：「阿雲姨最近身體敢好勢好勢，我攢雞卵糕欲予伊食，較晏紮來去予伊啖糝，順繼陪伊開講。」

父母雄雄煞恬去，用目尾共我瞭咧，敢若有代誌欲講，阿爸咯兩聲薰嗽：「阿雲頂兩月日仔，人無蓋爽快，in 兄嫂叫囡仔來 tshuā 去蹠病院，我佢恁老母去行幾若逝，落尾手無聲無說就辦出院，到今是徙去佢嘛毋知？是生是死嘛無人知影？若講著阿雲嘛是可憐，逐家做厝邊遐爾久，自較早恁阿公就捌交代，彼个歹命查某，加減共看頭看尾一下，會當助人嘛算是粒積功德。論真講阿雲除了古早彼層譴損代，鬼門關齧一輾，人實在是足好心性的。」

秀麗聽著心肝頭嚟一逃，又閣聽著阿爸講彼句「毋知生抑死」規个心頭煞拍結毬。兩個人精差欲五十歲，是啥款的因緣，成做拚袂離的感情，是彼粒好玄的心，猶是彼个驚倒人的鬼仔古，隱痾橋跤的阿雲姨，聽候無名字的鬼魂，家己齧齧唸的咒懺。這馬想起來，遮的干焦是當初的好玄，佢兩個人粒積起來的感情無底代。

港墘的風含帶冬的生冷，行到熟似的隱痾橋，毋知底時，才會當閣看著阿雲姨坐踎遐的身影，心肝底陣陣的失落感，陪我渡過彼个過年。

五日節粽的芳氣，予南風輕微吹迴，濫做一味號做故鄉的親情味，欲出業矣，鳳凰樹榭開始咧抹粉點胭脂，禮堂內一隻一隻拄才成熟的鳥隻，戴好學士帽，聽候欲「鵬程萬里」。

序大圓滿的笑聲陪伴我回鄉。我心內咧想，阿雲姨若看著我出業的光彩，應該佻我的序大全款歡喜甲笑哈哈。

轉來故鄉，心內有一塊稀微的所在。今，人海茫茫，是生是死無人知影？行來到阿雲姨的舊厝，門窗關甲密密密，彼塊神主牌敢有綴伊去，抑是予人鎖咧內面？這馬參當初猴囡仔時，揣無人通探問全款，毋過，已經毋是好玄矣。

行上隱痾橋，毋免閣躡跂尾矣，就會使看著遠遠駁岸的大船。共頷頸彼條袂鍊提出來，貼咧家己的喙顛，寬寬仔津落來的目屎霧霧視線，看向橋跂彼條熟似的椅條，濛濛中敢若看著阿雲姨的形影踍咧遐，佇咧聽候彼个毋知名字「掠交替」的孤魂？

擲頭看遠遠的日頭，輾落海平線，紅霞親像著火燒的火球，是毋是佻彼冬草人著火燒全款？燒甲紅烘烘，化做火焮掉落港底？

Huê 掉目墘數念的目屎，看溢來溢去的行流水，橋跂的水面，浮一 bong 烏烏的草仔，敢若烏仔岫，捋佇細細條的柴箍邊，秀麗的目神，戇神仔戇神綴彼 bong 浮沉的烏仔岫，順行流水愈溢愈遠，紅霞的色水漸漸顯烏，腦海裡雄雄閃過，阿雲姨坐咧橋跂暫暫唸，等掠交替的代誌，斡頭閣看拄才彼 bong 草仔，已經溢去無人知影的天邊海角？